

相見欢

非天夜翔◎著

上卷

银汉飞度酒千钟

长江出版社
漫游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见欢.上 / 非天夜翔 著.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92-4826-1

I. ①相… II. ①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5129 号

本书由非天夜翔委托天津漫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相见欢 上 / 非天夜翔 著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 430010)
- 出 品**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 11 号楼 19 层 邮政编码: 430060)
- 出版人** 赵 冕
- 选题策划** 长江出版社青春动漫编辑室
-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 责任编辑** 陈 辉
- 特约编辑** 郭 昕
- 装帧设计** Yvonne 肖亦冰
-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mm × 1120mm 1 / 16
- 印 张** 25
- 字 数** 54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492-4826-1
-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027-82926557(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相见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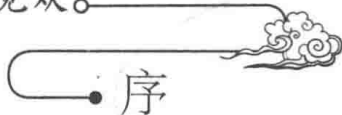
非天夜翔

◎ 著

上卷
银汉飞度酒千钟

本故事为架空历史背景

相见欢。



序

常有人问我,《相见欢》的“欢”是“浮生如梦,为欢几何”的欢,还是李煜《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里的“欢”?

我想,也许都有。常道世间痛苦的时光,大抵远远多于欢愉的日子,这是悲情浪漫主义里永恒的话题,但我们也有“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这样满怀希望的乐观期许。

对于段岭来说,他的一生里,也许痛苦与快乐参半,只是那些发生在重大转折里的痛苦,都显得如此的震撼与如此的真实,苦难方让我们真切意识到了人的存在与精神的存在。

最初提笔写《相见欢》这个故事,是因为某天在打扫书房时,无意中翻出了一本打折时用来凑单的书,是西方一位研究原始社会学,讲述父氏社会的学者的著作。在灰尘里打着喷嚏看完后,便起了兴趣,前来探讨“父”的定义与责任感。

当然父亲一词,拥有极为复杂的责任框架以及感情框架,并非尽了生养义务便是父亲,于是在《相见欢》一书中,“父”的五大属性被拆开,赋予在五个人身上。李渐鸿的身份是“生父”,这意味着血缘与基因的传承,以及来自于自然界形而上的,对后代的某种承认。所以在他与段岭的相处之中,频繁出现了玉璜、血统以及李家的传承。

郎俊侠的身份则是“亲父”,亲父授予孩子爱与恨,信任与背叛,亲父教给我们什么是生,也教给我们什么是死,甚至性的启蒙以及一切涉及感情面中的光明与黑暗。武独的身份则是“养父”,他象征着父这个形象对于其翅膀下的幼儿的无条件保护,这种保护乃是安全感的来源,事实上这种安全感,无论是在爱人之间,还是在于其他形式的家庭中,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情人常说自己男朋友简直像个“老爸”,原因便源自于此。

李衍秋的身份则是“仲父”,也即父亲的兄弟,这个身份象征着对该家族中子嗣无条件的溺爱,毕竟他不管生养,所以可以不负责任地尽情宠着侄儿与侄女们,同样他的认同,也象征着整个家族对个体身份的认可,所以李衍秋在文中所担任的职责,大抵与段岭的身份,

以及对他少年失父的溺爱补偿有关。

牧旷达的身份是“师父”，传道授业，想必不必再赘言了。

所以，血缘传承、感情学习与三观养成、守护与责任安全感、家族地位认同，以及传道授业，这五大职能，最终归并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父”的形象。父性是男性最原始也是最本能的属性之一，一如母性撑起了整个社会轮廓的架构与传承，父性的职能流淌在每个男人的血脉里，段岭就这么懵懵懂懂，走过了自己的十来年，并在无数个暗流汹涌的漩涡里，获得每个人所教给他的道理。

快乐与悲伤终将逝去，那些留在记忆中的，不过亦是“为欢几何”的浮光掠影。

但凡故事主题，总是需要藏在文字后面的，将作家的意图简单直白概括出来，是一种冒失。只因为出版社让我写个序，我也实在不知道要写点儿什么，所以就冒冒失失，聊了几句创作意图。

希望各位读者不要被这冒失的行为所影响，回到最初对故事的喜爱上去，跟着我们的主人公段岭，走过他的一生。毕竟文章一旦写出来，就再也与作者没有多少关系了，如何去看待它，评价它，最终都只在于读者自己而已。

感谢大家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母鸡爱你。

张俊彦

2017.3.11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序章 雪满弓刀 009

第一章 陌生来客 013

第二章 新城生活 029

第三章 雪夜险生 045

第四章 父子相认 067

第五章 击掌为盟 083

第六章 战火初燃 107

第七章 围城之战 133

第八章 天下大势 157

第九章 生死永别 179

第十章 死里逃生 199



目录

CONTENTS



非
天

夜
翔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步步筹谋 223

第十二章 冤家路窄 247

第十三章 山雨欲来 271

第十四章 潼关之月 287

第十五章 故友重逢 311

第十六章 传国宝藏 337

第十七章 白虎明光 359

第十八章 潼关血战 379

相 见 欢

雪
满
弓
刀

序

章



风雪怒号。

千里雪原之中，军队犹如蜿蜒长蛇，数千名骑兵排山倒海，追在一名武将身后。那武将身穿黑铠，胯下骏马已跑得口鼻溢出血沫。身后，箭矢黑压压地射来，密布雪地。

“简直不自量力，愚蠢至极！”敌方首领遥遥喝道，“今日若是识相，便束手就擒，随我回东都受审！”

武将怒吼道：“连你也背叛了我！”

“渐鸿。”另一队千人军从侧旁杀到，双方呈合围之势，一时间漫山遍野，尽是敌军。

“吾王，你已众叛亲离，独力难支，为何仍放不下？再顽抗下去，无非连累将士们丢了性命。”敌军增援阵中，一个浑厚的声音说，“昔日袍泽之谊，在你心中可还有半点分量？”

“袍泽之谊？”武将一剑归鞘，冷笑道，“往昔的誓言已成谎言，谁还记得当初的约定？！哪怕是牺牲今日在场的将士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扳倒我么？”

“生死终无别！天地虽大，却再容不下你了——”

雪粉飞卷，战鼓声擂响。

“咚！咚！咚！”

那鼓声犹如巨人脚步声一般，从浩瀚的天际传来，他的步伐踏向世间，每一步下去，便卷起遮天蔽日的狂风与暴雪。

“放下罢，吾王，你已无路可逃。”

第三队追兵在大雪之中现出身形，一名英俊的年轻武将摘下头盔，抛在雪地中。

雪粉激昂，传来那男子的声音。

“交出你手中的镇山河，喝一杯水酒，便让小弟送你上路如何？”

“世间无人不死。”浑厚的男子声音说，“何必如此看不开？”

“说得是。”李渐鸿武铠下袍襟飘扬，策马伫立于风雪之中，朗声道，“世间无人不死，孤王却自知未到大限，今日死的，必不是我！”

玉壁关下天高地远，不知是谁吹起了羌笛，孤音飘扬，合着细细密密的雪粉，洒向大地。战鼓声中，骑兵齐齐竖起枪，只等鼓声一停，三队追兵便立即并拢，将数千把长枪投向北良王李渐鸿所在之处。

“废话少说。”李渐鸿冷冷道，“谁甘愿先来领死？”

“若你想在此地兵戎相见，拼死一战，生前威名尽弃，也并无不可。”那年轻男子陡然怒喝，“今日谁摘得李渐鸿项上人头，赏千金！封万户侯——”

鼓声停，骑兵齐声大喝。李渐鸿一声怒吼，在天地间回荡，紧接着纵马转身冲向山坡。驻守高地的追兵一声呐喊，发动了冲锋。

上万人围捕一人，战阵已成，兵马朝着中心处聚拢。李渐鸿双脚控马，左手拖长枪，右手抽剑，迎着冲锋而下的千军万马，逆流而上！雪坡高地轰然崩塌，穷追不舍的兵马淹没在疯狂卷下的白雾与雪粉之中。

鲜血飞溅，李渐鸿一剑斩断迎面冲来的骑兵长刀，以铁枪挑起敌军奔马，摔向敌阵，手中之剑所到之处，登时断肢飞裂，那削铁如泥的利刃竟是劈开了迎面而来的滚滚洪流！

万人对一人，然而李渐鸿竟如虎入羊群，在混乱中直杀出了战阵！

骏马面前是万丈悬崖，紧接着，悬崖延展之处轰然崩塌，无数躲闪不及的马匹、骑兵随着崩毁的雪崖翻滚下去，深渊之上，李渐鸿驾驭战马，凌空一跃。

雪坡之上只听得战马长嘶之声、止步声、雪崩之声，天空中陡然一片黑暗，犹如乌云密布卷来，覆盖了北方大地。叛军首领驻马崖前，小雪细细密密，洒在他的赤铜铠甲上。

“将军，未见那反贼下落。”

“罢了，暂且收兵。”

相见欢

陌
生
来
客

第
一
章



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

自打辽帝南下，一路攻破陈国上梓，汉人便撤进了玉璧关，玉璧关以南三百里，连着河北府尽归于辽。河北府有个汝南城，自古是中原与塞北的货物集散地，如今落到辽国版图中，汉人西逃的西逃，南撤的南撤。昔年河北第一大城，现今一片断瓦残垣，只剩不到三万户。

汝南城中，有个段家。

段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做点过往客商的倒卖生意，有一家当铺、一家油坊，当家的不到三十五岁便得了痲病，一命归西。全家上下尽靠夫人打点着。

腊月初八，一抹夕阳残照，汝南城内，青石镂着金辉，犹若滚金的石浪铺满小巷。段家院内传来撕心裂肺的尖叫。

“让你再偷夫人的东西！”

“说话啊！逃生子！小畜生！”

棍棒犹如雨点般落在一个小孩的头上、身上，发出闷响。小孩衣衫褴褛，满面污泥，头脸上满是瘀青，一眼肿着，手臂被抓出紫黑色的血痕。他朝屋后躲，却不留神撞翻了丫鬟手中的木盘，又惹得那管家婆一声尖叫。

紧接着，小孩不要命般地一个箭步将悍妇掀翻在地上，照着她的脸就是一拳下去，而后张嘴就咬，疼得管家婆凄厉叫道：“杀人啦——”

这声尖叫引来了马夫，那壮汉气势汹汹，手里提着草料叉冲过来。那小孩后脑勺上结结实实挨了一棍，登时双眼发黑，昏死过去，随之而来的又是一顿痛打，将他打得痛醒过来，直打得他肩上鲜血淋漓，方被人提着后领，扔进柴房里，将门一关，锁上。

“卖馄饨喽——”

巷内老人声音传来，每到迟暮之时，老王便挑着担，穿行于大街小巷。

“段岭！”院外小孩的声音传来。

“段岭！”

这叫声唤醒了那孩子，段岭一瘸一拐地爬起来。他肩上被草料叉挂了道伤口，手掌上又被铆钉钉了个血窟窿，伤得不轻。

“你没事吧？”外头小孩喊道。

段岭喘着气，五官扭曲成一团，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轻呼一声，就重重坐下去。外头的小孩得到回应，匆匆走了。

他慢慢滑落，躺下，蜷缩在湿冷阴暗的柴房里，透过天窗望向灰蒙蒙的苍穹，雪粉细细碎碎飘散下来，在那漫天云雾与飞雪之中，天顶中央仿佛有星光一闪。

天光渐暗，冷寂无声，汝南城中，千家万户点起温暖的黄灯，房顶覆盖着一层柔和的雪被。唯独段岭仍在柴房中哆嗦，他饿得神志不清，眼前都是混乱纷杂的画面。

时而是故去母亲的双手，时而是段家夫人的锦绣袍子，时而是管事狰狞的脸。

“卖——馄饨喽——”

我没有偷东西，段岭心想。他把手里的两个铜钱又捏紧了一点，眼前一片昏黑。

我会死吗？段岭的意识趋于模糊，死亡对他来说，总是那么遥远。三天前，他在青桥下见到一个冻死的乞丐，四周围了一圈人，最后有人用板车将尸体拉到城外，在乱葬岗上埋了。

那天他还凑着热闹，与几个小孩儿跟到了城外，看见他们用草席裹着，把乞丐的尸体埋在一个坑里，坑的旁边还有一个小点的坑，现在想起来，说不定在自己死后，会被埋在素不相识的乞丐身旁……

夜渐深，段岭的全身几乎要冻僵了，他呼出的最后一口气成为白雾，氤氲而升，雪花在这气息里穿梭飘移。他幻想着什么时候雪能停，眼前出现一轮太阳，就像无数个夏日清晨时日光初现。

那太阳幻化成一盏灯，随着柴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灯光照在他的脸上。

“出来！”马夫粗声粗气地说。

“他就是段岭？”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旁。

段岭侧躺在地上，微微抽搐，面朝门外，全身冻得僵了。他艰难地坐起，男人走进来，跪在他的身前，仔细端详他的容貌。

“生病了？”那男人问。

段岭的意识一片模糊，眼前尽是虚影与幻觉。

男人一手捏着药丸，喂进段岭的嘴里，继而将他抱进了自己怀中。

他在模糊的意识之中，闻到了那男人身上的气味，随着他的脚步轻微颠簸，那条道路渐渐地暖和起来。

段岭的旧袄破了个洞，袄里缝着的芦花沾了那男人满身。